

战争烽火中的重庆大学“乡村宣传团”

吴阳红¹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中心, 重庆 400047)

【摘要】: 本文探索战争中的乡村文艺宣传, 以重庆大学“乡村宣传团”为例做出了考证。“乡村宣传团”是一个活跃于战时首都重庆的校园文艺社团。在战争烽火之中, “乡村宣传团”开展了大量救亡与启蒙的文艺宣传; 以话剧演出的形式突出地加以表现; 点燃了战时青年的文艺激情, 创作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文艺作品。

【关键词】: 救亡与启蒙; 话剧演出; 文艺激情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 (2006) 05-0043-04

文艺界的结社活动, 随着新文艺运动的兴起而兴起, 它既是新文艺运动的一种表现, 也是新文艺运动的主要载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各种抗战文艺社团大量涌现, 使文艺界的社团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郭沫若说: 抗战的驱策促进了团体组织从事文艺救亡活动, 既发挥了动员民众抗日的的作用, 又获得了自身的新发展。^[1]这些社团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文艺来发动民众, 抵抗日寇。“文艺正是激励人民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应该把分散的文艺力量团结起来, 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 用我们的笔, 来发动民众, 捍卫祖国, 粉碎日寇, 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 也将是文艺的命运。”^[1]抗战时期文艺社团的地域分布大为扩展, 组织规模迅速扩大, 数量逐年增加, 逐渐形成一种潮流,^[2]其中, 校园社团文艺是人们了解抗战时期重庆校园文化精神的重要窗口。重庆大学“乡村宣传团”创建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全团共十七人, 分为四个组: 宣传组、话剧组、歌咏组、壁报组。所到之处, 积极地向当地农民群众宣传抗战思想, 启迪并鼓舞了更多力量参与抗战, 为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救亡与启蒙的文艺宣传

夏衍在谈论抗战文艺时说道: “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第一大事, 那末, 反映此八年抗战显示的文艺活动, 自然也是民族文艺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3]抗战时期里, 校园文艺高昂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创作一开始就呈现出总体的阳刚风格, 崇高的民族精神, 胜利的山呼海啸, 悲壮的浴血死战, 凛然的白山黑水……辽阔的祖国大地, 悠久的古国文化, 豪迈惨烈的鏖战血拼、咬牙苦撑的救亡工作交织在一起, 奏出铮铮的金戈铁马之声, 使抗战中的创作焕发出雄壮的气势, 这是时代审美要求的指向, 是校园青年心中强烈的希望。

此时, 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身的的东西, 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媒介, 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客观上也必然地迎合了某些社会最“需要”的方面, 并在抗战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现实的直接功用。

民众地位在“乡村宣传团”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乡村宣传团”意识到民众的觉醒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 该社团欲通过亲历亲为的文艺宣传, 将思想还较为封闭的民众从蒙昧中拉出来, 参与到国家民族的兴亡中。他们认为国家的民众是支持国家生存的, 全民众的力量能造成国家伟大的力量, 没有民众的国家不成其为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失掉民众的力量就等于没有

¹收稿日期: 2006-05-18

作者简介: 吴阳红 (1981-), 女, 重庆人,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师, 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中心硕士。

民众，一个国家有了民众而意见不一致、行动不统一，也等于没有民众。内讧会加速国家灭亡，尤其在国家对外作战的时候，民众要保护自己、保护国家。

“乡村宣传团”把抗战爆发后疗治乡村群众的精神思想，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视作了自己的责任，他们通过“乡村宣传团”的宣传，把时下国家困境与民族需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乡村民众，让他们为抗战的斗争献出力量。1937年年末，整个国土充满了血腥气和火药气，广大的群众还有大部分仍然熟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鼓里，不知生死关头已迫在眉睫，“乡村宣传团”以“一起到乡村去”为口号，^{[4] (2)}认为这是知识青年的天职，他们欲用行动唤起民众，为抗战的巨流增加了若干涓滴，在近万颗纯真的心灵上烙下了“民族存亡”的印痕，他们鼓励更多同学能团体的或个别的到乡村去，给那些纯朴、游离于战争信息之外的民众以精神的粮食。

“乡村宣传团”在《转败为胜的方法在动员民众》^[5]中向民众发出了强烈的号召：沦落敌手的同胞！设法见机行事、扰乱敌人的后方，使他们失掉作战的能力。前方的民众一枪林弹雨中的同胞！一致动员、参加抗战，封锁敌人的消息，引导我军进攻，破坏敌人的交通，救护受伤的同志……使敌人进攻不易，我军取胜迅速，以至后方民众要将所有的一切建筑在“抗战图存”的基础上。各据各岗位、各尽各能力，有精细的组织，受定时的训练、循环训练，到前线作有计划的补充，在后方尽可能的供给，从达官贵人到穷乡僻壤的平民夫妇都“同仇敌忾”，作杀敌的准备和有助于杀敌的事业，人人奋发、努力图强、和衷共济，定可团结起来，筑成强大有力的阵营，那么，转败为胜、破除强虏、建设光明灿烂的新中华都将指日可待。

二、动荡时代中的话剧演出

抗战时期的文艺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暴露与讽刺为主要特色，现实主义为主导创作方法。作品大多取材于抗日救亡现实生活，颂扬成为小说的主色调，并在颂扬声中出现了暴露与讽刺的音符。作家们普遍用理性的思考去谛视社会人生，不仅表现为自觉地把暴露黑暗、批判显示与坚持抗战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为单纯事件歌颂现象作了理论清算，把发掘自生活的肌理、充分反映时代本质的文艺作品带进了文苑，并从不同角度与侧面探讨人生道路、人的价值与意义，把个人命运放在民族命运中去描写，形象地显示出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真谛，他们用文艺这种形式把抗日救亡信息和国必战的缘由传递给重庆民众。^[6]⁽⁹⁹⁾重庆校园文艺社团秉承了抗战时期文艺创作的主体风格，以青年学生的视角表现抗战，把抗战与校园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创作与抗战忧思相统一，展现出校园文艺社团对抗战文艺的昂扬斗志与澎湃激情。

“乡村宣传团”话剧文艺宣传的剧目主要有：《大家一条心》、《如此皇军》、《东北小景》、《放下你的鞭子》……“乡村宣传团”在不同地方多次循环演出这些剧目，台下的观众反应均十分强烈。《放下你的鞭子》剧情里，唱戏班的姑娘做不好戏，得不到观众的喝彩，戏班老头儿扯起鞭子便打。话剧情节演到此处，台下观众中突然狂叫一声：“放下你的鞭子”，一个彪形大汉从人群中挤出来，直奔台上，这一举动着实把大家怔住了，但这也表现出“乡村宣传团”的话剧演出惟妙惟肖，使群众身临其境，置身戏剧之中。“乡村宣传团”的文艺宣传不仅是通过演出话剧让大众明白社会现状，更多的是告诉大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不是受剧情感染流几行眼泪而已。“用眼泪固然可以博得别人的同情，在眼泪之下，同情不会没有，但那同情是什么，只不过是人头的几下动摇和几声“太可怜”的叹息罢了，真正的哀痛不是哭，而是含默；真正的激动也不是哭，而是凝思。”^[7]《放下你的鞭子》在合川瑞山公园的出演就收到了这样的效果，使大众在感受到剧中的哀痛之后，将内心的激情外化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

“乡村宣传团”排演的话剧精彩异常，这与“乡村宣传团”就话剧这一文艺宣传形式的前期准备无不相关。“乡村宣传团”演出的名著剧本以反映国防大众的材料为主，大多是大众熟知的故事，普遍性很大，不限于表演，并配合演讲时的常识浅显来歌颂。旧的形式也采用，内容为写实的作品，表现的是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意识形态，同时尽量采用大众口头的习惯、浅显恰当的比喻、大众切身的问题、直接影响生活的问题，使民族存亡与话剧演出相联系，达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话剧演出最多的一出戏是《如此皇军》，《如此皇军》这幕剧是个活报剧，^[7]它和一般话剧有些不同，它是一个单纯的故事，

只要稍有舞台经验的演员，找着了一段事实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起话来，有些类似化妆讲演。活报剧不必编成一定的剧词，只需要依据事实的变化演下去，到一个戏剧冲突的结束而完结。《如此皇军》情节简单，角色不多，“乡村宣传团”一到合川就开始了演出。

《东北小景》是个象征剧，水平较低的一般乡民看不太明白，“乡村宣传团”就采取了解释剧情的方式来弥补此不足。这幕剧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和难民们是通过表情的对照来表现的，一个是穷凶极恶、得意狞笑，一个是痛苦呻吟、敢怒不敢言。这幕剧一开场，当演出者把皮鞭抽在第一个难民身上，台下前面几个观众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了，好像皮鞭抽在自己的身上，要躲让过去似的；也似乎是他们不忍看到这样残暴的手段。

当演员一开口哈哈大笑时，这可怕的笑声一阵阵钻进每个观众的耳朵里，一下刺激到中枢神经，似乎变成了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难民在一块受苦，当扮演义勇军的演员上场时，观众才如释重负的放下了心里的担子。最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被打倒时，台下情绪异常激动，几百人的喉咙里发出“打”的吼声，沉睡中的中国民众醒来了，咆哮了。

三、被点燃的文艺激情

抗战现实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文艺创作应该是多样化的，抗战中的文艺不仅要写出抗战乐观的事实，也要看到战争艰苦决绝的悲观现实，只有具有了特殊魅力的抗战文艺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的，具广泛的影响力。^[8]“文化界现在要利用一切的力量为抗战服务，一切文化界的工作首先要集中于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9]

卢那查尔斯基揭示出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9] (317)}

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存亡危机加剧，全民族的全面持久抗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进入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校园文艺社团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示在了世人眼前，这一象牙塔里的文艺现象逐渐演化成一切实的、声势日益扩大的、并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校园文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文艺运动，这一现象的存在，既是校园文艺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青年学子们履行民族责任和文艺使命的一种体现。

此时，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身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媒介，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客观上也必然地迎合了某些社会最需要的方面，并在抗战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现实的直接功用。

“乡村宣传团”的壁报宣传对象是一般民众，尤其是乡村民众，所以一切宣传材料都是从民众的实际生活做出发点而拟定的。在这些材料里，尽可能地将抗战的意义、怎样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等意识与乡村民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首先说壁报，对于这种工作，“乡村宣传团”一方面力求文艺的通俗明白和内容的具体切实；另一方面注重采用图画和对于图画上有意义的解释，借以引起观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抗敌情绪。其次是标语传单，空洞的口号、冗长的说教是不适合于广大群众的，“空洞”使他们不能了解，“冗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乡村宣传团”特创出一种“标语式的传单”，兼有了两者的长处，弃去了两者的短处。如写一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标语，“乡村宣传团”就把它变通地写成“有钱的拿出钱来，因为政府有了钱可以打走日本鬼子；有力的拿出力来，因为人人出力可以打走日本强盗。不然，国家亡了，我们的钱是保不住的，我们的力也无法用出去了。”^{[7] (20)}壁报、标语的工作很琐碎，“乡村宣传团”的成员们工作起来非常辛苦，常常都要在凌晨三点以后才能停歇下来得到休息。

歌咏可以启发民众的爱国热忱，歌咏队联络演讲组、话剧组不等的人数，在演讲和话剧演出前后进行歌咏。“乡村宣传团”

选择最容易激发抗战情绪及宣传的歌曲，教会民众唱这些歌，希望他们能通过唱歌更深刻地了解抗战、宣传抗战。但关于歌咏的材料很难觅得，因为要使得农人在很短时间能够学会选择的歌，这是一个颇不容易的事情，歌集里的许多歌都不符合这个要求。于是“乡村宣传团”将当时大家所熟悉的一首歌作了简单改动^{[7] (25)}“农工商学、农工商学，大联合，大联合……”改为“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这样一来，大多数人不到半小时就能学会。“乡村宣传团”在合川巡演了两天，“打倒日本”这首歌就轰动了全城，响彻在了各条大街小巷的上空。

“乡村宣传团”的成员不乏诗歌创作者，笔名“佺”的成员就是一位，在诗歌《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来！》里，作者用饱满的热情，真诚地宣告^{[1] (4)}：“拿出已有的知识，用尽己身的能力，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怒吼，打走残暴的敌人。”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将国家、民族与自己幻化为一体的爱国青年的无比斗志。“佺”不仅把自己的心迹通过诗歌表现了出来，也分析了当下的祖国境况：“黄河以北的同胞已成敌人的羊，南京以东的土地占满了敌兵，鲁省沦没，广州愈见加紧了！听吧，炮声一天天的逼近，中华民族的创伤，被敌人不断的加多，猛烈的造成。”国家遭到侵略是每个国民的灾难，“乡村宣传团”到乡村宣传，告诉农民群众和乡村知识分子，民族的危机是必然的责任，“佺”纵观全国局势，在诗歌里注入强烈的悲鸣，让诗歌的阅读者，更多的是乡村知识分子，认识到救亡中华民族的任重道远，令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民族近况。

而后，作者发出了呼喊的最强音：“同学们，一齐携手、整齐步伐，将生活与事业，建筑在救亡图存的宝塔上，拾起长期抗战的重担，去解除我们的国难！”这篇篇幅不长，一百余字的诗歌表达出了作者深埋于心的爱国激情，寄托了作者渴望“还我山河”的真切愿望，“乡村宣传团”“佺”的这一诗歌在乡村文艺宣传中给了乡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深深的震撼，祖国荣辱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们鼓舞了士气，激发出斗志，誓与国家的盛衰共存。

结语

重庆校园文艺社团“乡村宣传团”鼓励民众奋起抗战、坚持斗争，宣传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带着一种深厚的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创作出一批既有共同倾向而又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品，表达出青年学子对民族抗战坚毅的决心，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媒介，以学生文艺的特殊形式积极参与抗战，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促进了广大民众包括学生自己自觉投入抗战，将国家兴亡、民族忧患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为己任，为重庆的抗战文艺乃至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抗战时期重庆校园文艺社团“乡村宣传团”的文艺创作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多是青年学生在抗战艰苦环境中的激情创作，显得比较稚气，思想深刻，艺术圆熟的作品不多。但这并不能遮蔽其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不应影响我们对其独特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与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新华日报[N].1943-03-27.

[2]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进程[J].抗日战争研究[J].2005(4).

[3]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先头的话[J].重庆大学校刊.总第20期.

[5]转败为胜的方法在动员民众[J].重庆大学校刊.总第20期.

[6]苏光文.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C].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5.

[7]白梁. 回头想到的话[J]. 重庆大学校刊. 总第 20 期.

[8]祝秀侠. 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J]. 文艺阵地. 1938 年第 1 卷第 4 期.

[9]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宣言[N]. 新华日报. 1938-01-15. 第 4 版.

[10]卢那查尔斯基论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1]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来! [J]. 重庆大学校刊. 总第 20 期.